

# 日暖花香山鳥啼

廬廷清

## 吳琚〈書七言絕句〉賞析

橋畔垂楊下碧溪，君家元在北橋西，  
來時不似人間世，日暖花香山鳥啼。（圖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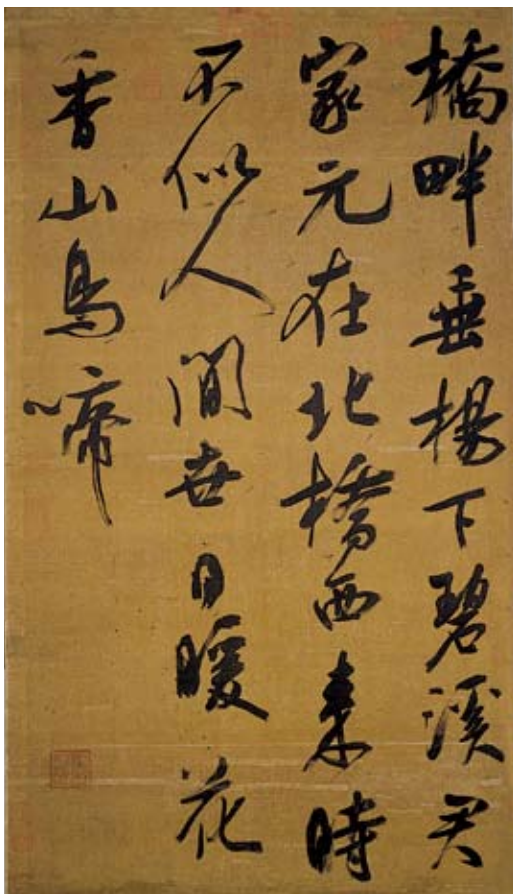
觀賞這幅吳琚的行書作品，很少有人不被這首描寫居處環境之美的詩所打動。這首詩原非吳琚的創作，而是北宋書家蔡襄的一首〈訪陳處士〉詩。原詩是「橋畔修篁下碧溪，君家元在此橋西，來時不似人間世，日暖花香山鳥啼。」吳琚更易了前兩句詩中的三個字，把「修篁」改作「垂楊」，把「此橋」寫成「北橋」。詩或許是根據不同版本的抄錄，或者出於書家有意的修改，吳琚書寫後的詩更顯得暢達合宜。

吳琚這幅書法使用略禿的硬毫寫成，筆意率性灑脫，章法疏朗靈動，實為其平生佳

構，且此幅立軸形式的墨蹟作品更是南宋僅見，即使在明朝中葉以前也都還是稀有的。雖有學者認為它可能是六曲屏風

之一扇，但目前仍缺乏此類文獻或實物加以佐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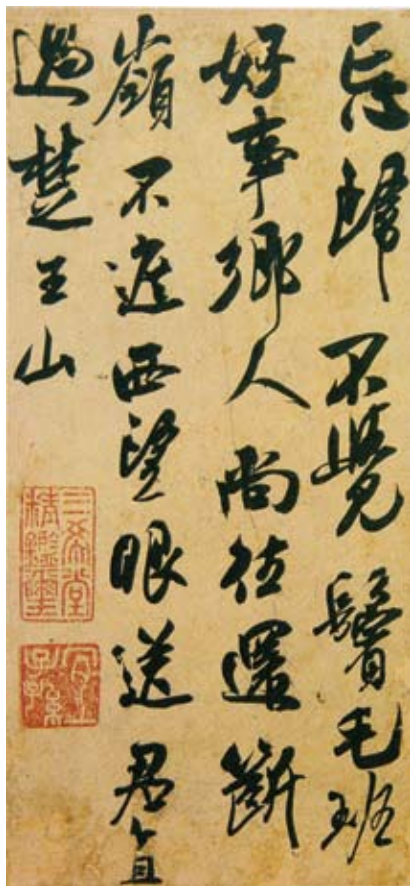
**吳琚的生平與書法**



圖一 吳琚 書七言絕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吳琚雖在《宋史》有傳（附於其父吳益之下）但生卒年仍不詳，只知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的孝宗、光宗時期。吳琚字居父，號雲壑，河南開封人，父親是高宗吳皇后的弟弟，母親是秦檜的長孫女，雖出身於外戚之後，卻頗能「惜名畏義，不以戚畹自驕」，曾問學於宋代學者陳傅良，能作詩詞，著有《雲壑集》，可惜今已不傳，存世作品僅見於《四朝聞見錄》和《全宋詞》中的數首；也能作畫，《圖繪寶鑑》稱其「嘗作墨竹坡石，品不俗。」

吳琚的書法，主要是學米芾，明代董其昌曾謂：「自米南宮外，一步不窺。」並說：「吳琚書似米元章，峻峭過之，今京口（鎮江）北固（甘露寺所在之山）『天下第一江山』六大字額即琚書。」；明人陶宗儀亦云：「琚書類米芾……大字尤工。」在吳琚真蹟傳世尚多的時代，他的書法已有定評，即他的書法受米芾影響最大，大字寫得特別好。



圖二 吳琚《雜詩帖》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吳琚兩件七言絕句用筆比較

吳琚傳世的墨蹟已知有七件，除本幅大字立軸外，其餘皆為小字尺牘或雜詩，其中四件藏於台北故宮，一件在上海博物館，一件在北京故宮。北京故宮的《雜詩帖》，原卷為十九幅，紙幅大小不一，有多首七言絕句，章法近於這幅立軸作品，有趣的是書寫的詩也都是古人的詩，我們以蘇軾這首《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之一》作比較（圖二），或可看出吳琚書寫大小字的異同（圖三）。大字雖不同於小字，但同一書家在章法與運筆上，仍可發現其明顯的慣性軌跡。

### 蔡襄的詩與陳處士

蔡襄（字君謨）的詩在人才輩出的北宋詩壇並不突出，但這首《訪陳處士》詩，卻因吳琚的書法而增加了許多曝光的機會。嚴格說來，蔡襄這首詩在寫景寫情上是成功的。第一句「橋畔垂楊下碧溪」即把青翠美麗的視覺場景點出，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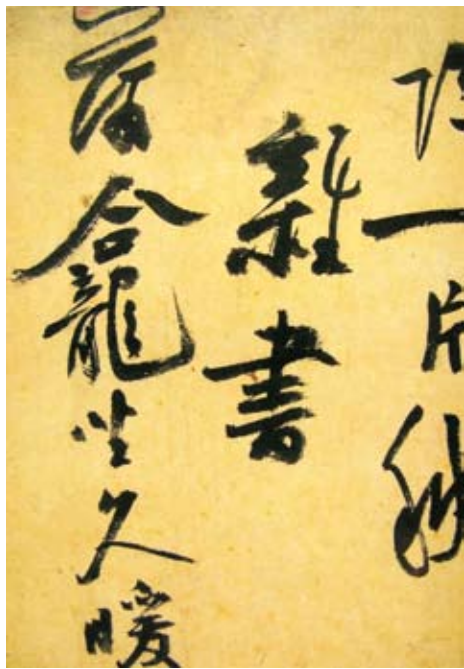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吳琚「雲壑書印」



圖五 宋徽宗「御書」



圖七 陸游「放翁」



圖六 陸游 自書詩卷（局部） 遼寧省博物館藏

句「日暖花香山鳥啼」，更是充分地運用觸覺、嗅覺、聽覺去描寫大自然初春的美感，這七個字，蘊含著極豐富、生動的感受與情趣。

陳處士，即陳烈，字季慈，福州侯官人。早年曾治舉業，進士未第後即選擇不仕之路，在蔡襄知福州時，曾擔任過福州教授，以研究古

代禮儀知名，蔡襄曾「尊以師禮」（《續資治通鑑》卷五十七）。流傳的兩個故事，或可見其為人與個性。

蔡君謨守福唐，上元日，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。陳烈作大燈長丈餘，大書其上曰：「富家一盞燈，太倉一粒粟。貧家一盞燈，父子相對哭。風流太守知不知，猶恨笙歌無妙曲。」君謨見之，還輿罷燈。

李泰伯（名觀）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。君謨以營妓佐酒，烈已不樂。酒行，眾妓方歌，烈並酒擲於案上，作皇懼狀，踰牆攀木而遁。時泰伯坐上賦詩云：「七閩山水掌中窺，乘興登臨對落暉，誰在畫樓酤酒處？幾多鳴櫓送潮歸。晴來海色依稀見，醉後鄉心積漸微，山鳥不知紅粉樂，一聲檀板便驚飛。」烈聞之，遂投牒云：「李觀本無士行，輒簞賓筵，詆釋氏為妖胡，指孟軻為非聖，按吾聖經云：『非聖人者無法』，合依名教，肆諸市朝。」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：「傳語先生，今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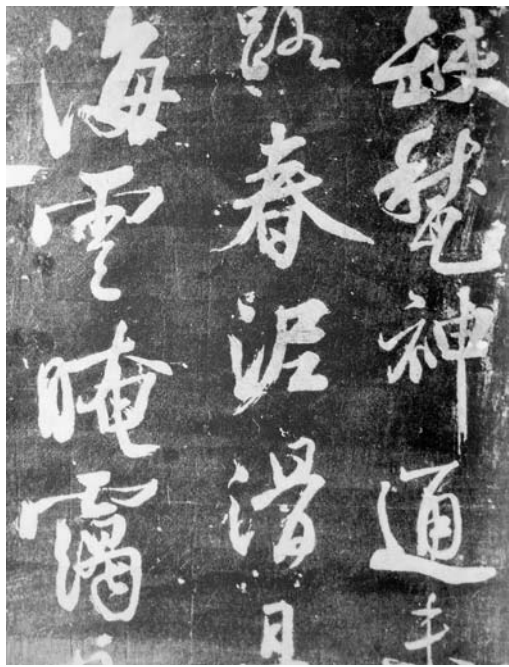
不使弟子也。」

以上野史俱見蔣一葵所輯的《堯山堂外紀》，傳聞未必是真，但與史書上的陳烈形象相似，姑備一說。從蔡襄〈訪陳處士〉詩中，亦可一窺這位飽讀經書，嚴守古禮的陳處士，居家或許簡樸，房子卻置身在「不似人間世」的清幽環境中。

### 「雲壑書印」與書法特色

這幅立軸作品，書風屬於米芾一脈，鑑定為吳琚所書，所依憑的即是左下角的一方印章——雲壑書印（圖四）。在明代董其昌對吳琚的書法就曾以印辨人，他的《畫禪室隨筆》有兩則題跋，其一是「始于都下見七言律詩一幅，不款名姓，但有雲壑居士印，偶閱宋經籍志，雲壑集吳琚撰，知為琚書。」；另一則是「今在京師，見宋人挂幅，絕類南宮，但有雲壑印，遂定為琚筆，題尾數行，使琚不泯沒也。」前者為七律，自然不是此幅；後者雖同為挂幅，但曾經董氏題

日暖 花香 山鳥啼—吳琚〈書七言絕句〉賞析



圖八 范成大 詩碑（局部）

尾，恐怕也不是這件〈訪陳處士〉詩軸。

關於作品中的這一方「雲壑書印」，在吳琚有限的傳世作品中也僅出現一次，且做為私人印記，亦顯得十分巨大，它略呈橫扁的方形，高四·二公分、寬四·四公分，其形制在南宋時期並不多見，且印色仍清晰明顯，不免令人生疑，是否為後人所鈐。後經審閱了北宋末期徽宗的〈草書千字文〉上的「御書」一印（圖五），以及南宋陸游〈自書詩

卷〉（圖六）上的「放翁」一印（圖七），其尺寸皆超過四公分，且印色亦鮮明，對吳琚此印或可釋懷。

這幅由硬毫書寫的作品，用筆熟練強勁，特多破筆和飛白，從頭到尾，維持一貫的節奏與速度，一氣呵成，不僅佈局疏朗、點畫挺拔，且全幅神完氣足，確為不可多得的佳作！

就其用筆特性，有許多字，橫畫比縱畫厚實，如「垂」、「楊」、「碧」、「橋」等字；橫畫收筆常直接提起，多呈斷筆狀，甚至有的末筆亦直接提起，如「暖」、「花」出現較無修飾的斷筆現象。這種率性的寫法，與南宋時期陸游、范成大（圖八）等大字書法近似，或許亦為時代風氣使然。吳琚的這件大字墨蹟走的雖是米家風格，卻不像米芾大字那樣的狂放恣肆，或也正是他們兩人有著完全不同的個性使然吧！

## 結語

吳琚的書法，因過度依傍米家門戶，在書史上未能卓然成家，對後世的影響並不大。但他這幅存世中僅有的一件大字墨跡，卻頗能得到後人的喜愛，不僅是彰顯米家書風豪邁灑脫的一面；事實上也證明「書兼文墨」的傳統，一直是書法史上重要作品的必備條件，也就是蔡襄這首〈訪陳處士〉詩在這幅書法中仍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## 參考文獻：

1. 宋·蔡襄，《端明集》，見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090冊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，1986年。
2. 明·董其昌，《畫禪室隨筆》，台北：廣文書局印行，1968年出版。
3. 明·蔣一葵輯《堯山堂外記》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刻本。見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台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本，1997年。
4. 曹寶麟著《中國書法史·宋遼金卷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。
5. 曹寶麟著《米芾卷二》，見《中國書法全集38》，北京：榮寶齋出版，1992年。
6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故宮書畫菁華特輯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，1996年。